

民族地区家庭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与具身实践

孟皓, 王毅杰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 现阶段, 家庭养老仍是民族地区养老的主要模式, 而养老支持力则决定了家庭养老的成效。本研究结合西南民族地区 YN 乡家庭养老实践经验, 依据身体社会学理论, 探讨家庭养老支持力在养老过程中的具身实践和身体塑造过程。研究发现具身实践凭籍身体训练、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和身体表演三个过程渐进的呈现养老; 另外, 塑造身体的力量也并非单一, 而是由家庭中的“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结构共同构成。此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民族地区养老实践中身体的特征、运作方式和效用, 进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意识的加强对养老支持力的身体塑造。

关键词: 家庭养老; 养老支持力; 身体塑造; 具身实践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21) 02-0118-08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21.02.013

一、引言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 它是指养老支持力来自于家庭成员的一种养老模式, 基于家庭、社会以及个人之间存在的联系性, 穆光宗将家庭养老分为完整的家庭养老和不完整的家庭养老模式, 完整家庭养老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相结合的形式; 不完整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两者分离的一种形式;^①而姚远将家庭养老的概念区分为家庭养老模式和家庭养老方式,^②两者虽在类型划分上存在差异, 实则都是强调养老的支持力来自于家庭成员。

在民族地区, 家庭养老模式是主要模式, 学界的研究集中于民族地区养老的影响因素、^③模式探索^④以及老年人现状描述和存在问题分析;^⑤然而, 伴随城市化进程加速, 社会流动的增强, 城乡一体化政策全面推进, 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根基受到动

摇, 家庭养老支持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如何应对这一难题?

事实上, 养老支持力蕴含着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各类资本, 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意涵。不论是养老金支持还是养老服务提供都映射出支持力的效用, 而养老研究归结到底还是围绕着“谁能提供养老支持力”展开。据此, 学者们提出构建多元养老支持力才是解决养老困境的题中之义。大致归纳为以下四类: 第一, 家庭、政府、社会和社区四位一体的养老支持系统建立方能全方位的提供养老支持力, 缓解养老困境;^⑥第二, 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需要配套的医疗机构, 因而构建民族地区“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多元支持力的现实体现;^⑦第三, 基于文化层面, 探讨在遭遇现代化冲击下, 民族地区家庭养老秩序松动引起的孝与养的失衡;^⑧第四, 家庭养老与社会其他要素间关系研究。麻学锋论证了民族地区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

【作者简介】 孟皓,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流动老年人口家庭代际团结关系及支持政策研究”(17ARK003) 阶段成果。

① 穆光宗 《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以及社会对策问题》, 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1期。

② 姚远 《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 载《人口研究》2000年第5期。

③ 聂炎 《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家庭养老意愿影响的分析》, 载《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张跃, 王瑜, 李超超 《少数民族养老模式研究——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为例》, 载《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⑤ 谢冰, 叶慧 《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⑥ 马红鸽 《合作收益视阈截至下农村养老支持力体系构建研究》, 载《社会保障研究》2015年第1期。

⑦ 于维 《民族地区“医养结合”耦合模式选择、层级体系构建与实践策略——基于粤北 N 自治县和 S 自治县的考察》, 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⑧ 高法成 《孝与养的失衡: 一个贵州侗族村寨的养老秩序》,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1年, 第138页。

之间的关涉性。^① 合而观之, 这些研究聚焦于家庭养老的外围空间, 从制度性、文化性等宏观层面着手, 探讨如何提供更加合理的支持力, 而内在逻辑是将老年人预设为需要帮扶的“弱者”。

事实上, 上述研究忽略了一个重点, 老年人是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 在外界环境施加作用力的同时, 其本身也会生成相应的行动策略, 而现有的研究大多缺乏基于老年人主体性、关系模式和行动逻辑的讨论。支持力, 本就是行动者根据主观意识发出的行动, 实现对于接受者的一种认可和支持。而这种行动的实现, 一方面端赖于客观结构化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被称为“行动着的自我的场所”的身体。^②

身体社会学则为我们提供一种异于传统宏大叙事的视阈, 将“身体”概念引入其中, 形成勾连结构与行动的中介。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洞察社会现象, 厘清现象背后的逻辑规律, 从而建构起知识结构和意义表征。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深入, 对乡村地区老年人的关注亦在加强。如今, 学界基于乡村场域, 身体与养老行动结合的研究较匮乏, 鲜有学者对养老实践中的身体进行解析。已有成果也仅基于身体社会学视阈下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 且更多着墨于老人生活状况, 运用身体社会学的分析路径也较为宏观和宽泛,^③ 未能清晰洞见养老过程中身体的表征、运行机制及原理; 基于此, 本文将立足于身体, 试图剖析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逻辑以及洞悉身体的形塑过程, 更好的还原家庭养老中具身化的互动过程。

二、个案介绍、调研方案与分析框架

(一) 个案介绍

笔者于2019年4~11月对西南地区YN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重点选取LS村和ZB村两个摩梭人村社。LS村和ZB村的选择基于典型性的原则, 从外来资本介入程度、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等显著性因素来划分, 笔者希冀基于这些差异性, 剥离出一般性原则。2019年LS村共238户685人, 人均年收入为22000元,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182人, 占比为26.5%; ZB村共90户1203人, 人均年收入为9850元, 60岁以上老年人为285人, 占比为23.6%。两村在地理位置上存在明显差异,

LS村地处泸沽湖畔, 拥有得天独厚的空间位置优势,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 大量外来资本介入社区,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日常生活秩序; ZB村远离泸沽湖景区, 受外来资本介入程度较低, 传统文化及道德规范主导了当地日常生活秩序。

为了更好了解老年人养老状况, 笔者对两村数位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内容包括: 日常生活状态, 精神慰藉程度以及家庭成员关系。访谈发现摩梭老年人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均呈现出良好状态。在经济供养方面, 老年人完全能够实现生活需要的满足, 家庭经济收入的分配也倾斜于老年人; 在生活照料方面, 由于家庭成员众多, 照顾的压力被分摊, 进而提升了家庭成员日常照顾的质量; 在精神慰藉方面, 由于摩梭老年人具备丰富的精神养老资本(灵性资本、家庭关系、社区资源), 因而精神生活质量高。在养老支持力方面, 摩梭人独特的养老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充沛的支持力。母系氏族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成员在义务、责任等方面迥异于其他民族, 采用走婚的婚姻方式, 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的家庭, 共有子女的抚养权归属于女方, 相应的子女承担赡养母亲的责任; 而男方的赡养责任则由自己母系家庭的侄儿侄女来承担。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 男方的赡养方式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养老支持力由单一化变为多元化, 不再仅限于侄儿侄女也加入自己子女, 这就使得摩梭人养老支持力更加多元。

(二) 调研方案

此次调研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参与式观察等方法, 其中深度访谈是本文的重要资料来源。调研活动主要分三个阶段, 具体阶段调研内容如表一所示。首先, 针对研究对象, 制定一整套详实的访谈提纲, 按照当地老年人基本情况、养老现状、存在问题、难点、成因等内容进行设计; 其次, 深度访谈可以帮助笔者获得最大化的信息资料, 在调查研究中采用深度访谈有益于笔者洞见身体与养老行动的关涉性; 再次, 凭籍摩梭人当地朋友作为“翻译”可以无障碍地与不懂汉语的老年人进行交流, 直接捕捉信息; 最后, 将信息进行整合与分离, 从杂乱的信息中提炼出一般性规律, 实

① 麻学锋 《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载《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② Anastasia Meidani. *Les Fabriques du corps*,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2007: 14.

③ 刘茜茜 《身体社会学视阈下周至县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状况调查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年, 第63页。

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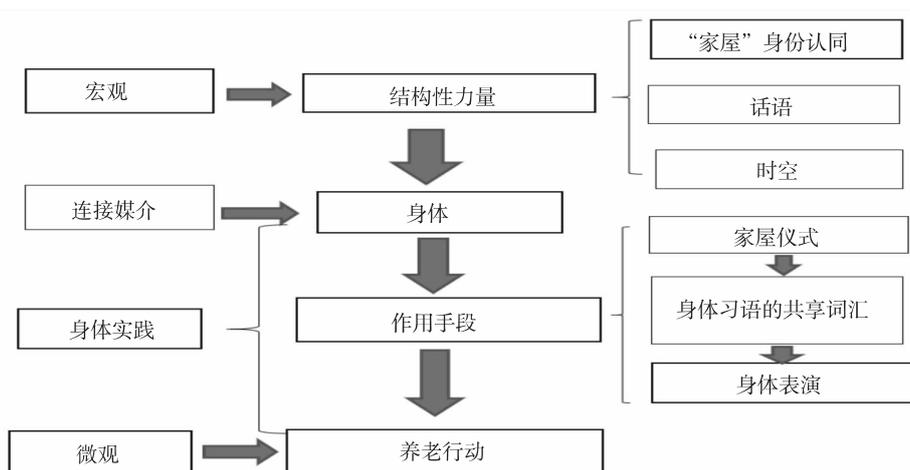
表1 调查研究方案设计

	调查对象	调研方法	调查过程
第一阶段	当地乡政府、泸沽湖管委会	结构式访谈	笔者多次前往当地政府部门访谈并收集相关文本资料
第二阶段	当地村委会	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相结合	笔者对YN乡2个村委会展开详细访谈,了解本乡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养老现状、政策支持等信息。
第三阶段	当地村民家	非结构式访谈	对YN乡LS与ZB两个村村民(共32户)进行入户调研,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以及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

(三) 分析框架

社会建构论的身体观强调,身体源于社会建构,一些结构性的要素将会塑造身体;而这些被塑

造的身体又会发挥自身效用,有意识的引导行动的发生,据此归纳出以下的分析框架。



图一

图一呈现了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互动,摩梭人家庭养老的发生是一个身体主动实践的过程,它凭籍三个过程(家屋仪式、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和身体表演)得以呈现,身体在其中扮演着连接媒介的功效,而整个过程中身体被家庭中一些结构性力量所塑造(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这些力量凸显着摩梭人家庭结构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塑造身体的三种力量并非完全对应三种手段,这是因为塑造的力量是混合作用于身体上,并不会产生如弗兰克所说的四种理想身体,反而产生了混合有三种力量的现实身体;在身体实践作用手段的选择上,主要是基于显著养老效果。

三、身体与养老:家庭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表征

身体与养老的关涉性,本质上体现出身体在养老结果样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实现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的呈现。身体实践是行动者凭籍身体对于外部环境的刺激,作出的主动性选择,它是一

种具身化的体验。然而,存在一个不争事实,那就是老年人身体衰弱、精力渐退,他的身体逐渐从公共关注中隐退。此时,老年人身体是否还能驱动实践?如果能,它又是如何推动实践的发生?这些内容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基于微观互动视角,围绕着身体如何驱动养老实践展开,试图还原摩梭家庭中养老的生成过程。

(一) 家屋仪式中的身体训练:养老实践的认同教育

家屋仪式是指在家屋情境内,成员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它通过戏剧表演的方式呈现出一种心理意向,而这种意向是家庭成员将某种虚幻转换为现实的愿景。在家屋仪式中有着明确的实现目标,或长或短,或近或远,但总体来说,均是家屋集体意向的表征,希冀依靠仪式将家庭成员拉入家屋目标轨道中来。一般来说,仪式会赋予角色与其社会地位相符的力量。

在仪式中,被赋权的老年人身体,会尝试与其他角色身体之间建立关联,而这种联系有助于保障

仪式的进行。对于那些正常状态的身体, 老年人身体会给予肢体或言语的肯定; 对于有越轨倾向的身体, 及时进行纠正和调试, 保证身体的正常状态, 从而维持仪式的进行。这种老年人身体的回应, 其实就是一种身体训练, 看似简单却在摩梭养老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家屋仪式中的身体训练, 老年人身体可以向养老支持者身体实现养老思想的代际传递, 而这种传递是无意识的,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用餐仪式是摩梭家屋仪式中的一个缩影, 往往就餐前, 这个仪式就已经开始。过去的分餐制强调的是将有限的食物合理分配, 食物分配的行动过程呈现的是一幅敬老的图景, 有意识的强化着养老支持力的身体认同。

分餐有一整套规矩, 给老祖母分比较好的、嫩的肉, 如: 鸡肝、鸡胸肉; 舅舅, 姨妈分的是鸡翅、鸡腿; 剩下的留给家里的小孩子、兄弟姐妹; 鸡肋骨、鸡脚这些留给自己。(ZB 村民访谈, AQDZM20190505)

现今的经济较好, 不再分餐, 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在强化着家庭成员的养老认同。从饭菜位置的摆放、筷子递送的手法、敬锅庄人员的选择, 到用餐的先后顺序无不映射出仪式中老年人的权利和地位; 它是一种主动的仪式教育, 通过家屋仪式赋予生活情境, 在持续的家庭成员身体互动中, 强化老年人身体地位。

家中的达布端上饭菜, 摆放的位置有一定的讲究, 将那些嫩的, 爽口的硬菜放置于靠近祖母和舅舅的位置, 第一双筷子一定是先放置于祖母、舅舅面前; 此外, 添饭和倒水也很有讲究的, 给老人添饭时只能顺手, 不能反手, 递茶送碗则要用双手。如果做不好, 家中老人都会直接批评。(LS 村民访谈, AQNM20190505)

(二)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 养老行动的过滤器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是指在特定的场域内形成, 并被人们认可的一整套身体行为秩序准则, 它会对身体信号进行分类, 从而为行动的发生提供依据。它由共享的非言语沟通方式组成, 包括: 穿戴、举止、姿势、动作等。^① 戈夫曼将身体意义的产生理解为, 由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来决定, 且后者不受个体直接控制。^② 人们会根据这套身体习语

的共享词汇来建构起个体交往互动的平衡。

当养老支持力的无意识身体进入身体训练或者身体规划的情境中, 身体意识开始觉醒, 一系列与身体相关的反馈信号随之出现, 如: 仪表仪态的端庄、态度的端正和微笑或者点头的出现。事实上, 身体反馈信号并非完全利于养老实践的, 对于这些副作用于养老的身体信号(轻蔑的表情、焦躁的情绪或者摇头等)而言,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形成了甄别准则。凭籍与该准则性质的差异, 伴随观看者身体回应的方式, 赋予身体相关的意涵, 如: 点头被视为与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是同质的; 摇头或者叹气则被视为与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是异质的。换言之, 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都是被当地社区所认同的沟通方式。

身体信号在经过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筛选后, 将形成两条路径: 一条是实现认同的路径。当身体信号通过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后, 直接进入共享词汇建构的轨道, 个体将自觉开展养老实践; 另一条是不被认同的路径, 由于进入的身体信号与共享词汇之间的异质性, 这导致无法进入预设轨道。在此, 外部力量就会展开对于偏离轨道的修复, 从而帮助返回到共享词汇搭建的轨道。此时修复的手段主要体现为教化和惩罚。

我们村里大部分家庭都有亲戚关系, 也就有很多大家达成默契的原则, 比如: 对于村里年纪大的老人, 不管哪一家做好吃的, 都会在五月节这天送给老人一份; 任何一个村里的老人生病了, 全村人都会去看。如果我不这样做, 全村人都会看不起我的, 那么以后我在村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那些不去看老人的年轻人会被长辈教训, 甚至全村人都会不跟他来往, 一段时间后他就没办法在村里呆了, 只有自己改变才能回到群体中来。(LS 村民访谈 GSYD20190415)

(三) 身体表演: 养老行动的呈现

摩梭人家庭养老行动的展开恰似日常中的一幕戏剧, 拥有戏剧表演中的全部要素: 表演者、参演者、观众、舞台设置。老年人是表演者, 养老支持者是参演者, 两者在养老问题上共同表演了一场戏剧。演出前, 该戏剧的角色就已经确定, 角色的确定则意味着个体总是会极力的表现自己扮演的角色并准确的传递情感, 而不仅仅只是情绪发泄。这种

① [英]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78~79 页。

② Goffman, E.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35.

情感是表演者和参演者在表演中极力聚焦的核心;表演中,表演者凭籍各类符号媒介(衣着服饰、行为动作、言语)运用身体语言向观众传递某种意义,而台下的观众也予以充分的回应,正因为它的存在,这使得演出者和观众之间互动的桥梁得以建构,而这又是演出再生产的关键。

那么演出过程中身体意向是如何转换成养老行动的?事实上,整个转换过程是在表演情境中实现的,以下我们就来探讨这一转化路径。

基于威权,老年人身体定义了表演情境,当然这一情境中一定是嵌入了某种主观意义,包含有维护老年人养老权益的意愿。当参演者身体进入该情境中,不自觉的产生了认同或者不认同的倾向。如若认同,表演者和参演者会彼此达成一致,采用身体配合的方式传递一种养老意涵,并在那些未分离于乡村社会活动的村落知识的儒化教育作用下,潜移默化的转化成为养老实践;然而,并非每个参演者从内心深处都认同这种情境,那么这场演出是否还能进行?此时演出将会进入另外一条路径。由于社会要求身处其中的个体都要能够压抑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对别人表达那些暂时能被别人接受的想法,且在对别人重要而自己却显得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就会形成互动关系中的“临时妥协”^①。如若,参演者内心并不认同该情境,但基于“临时妥协”的作用力,并不会直接产生明面上的排斥或反对,而是会采用继续配合演出的妥协策略。因而,在此演出过程中,参演者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该情境,例如:出工不出力、台下的抱怨等。演出结束,这种临时妥协关系可能会瓦解,参演者将又会回到原来不认同的状态;此时,熟人社区中的道德伦理、社会秩序、行为规则等要素开始发挥作用,规范了这种“越轨”行为,将它重新拉回正常轨道,这也就保证了演出的再生产。

娃里米节(农历五月初五)是摩梭老人的传统节日,这天需要饮用泡有各类花朵和药材的苏丽玛酒,还要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村庄风调雨顺。此时,一场在“喝醉”的舅舅和侄子之间的身体演出拉开序幕,主角们在舞台上极力表演,而观众对此给予反馈,呈现出养老中的身体配合。

在这一天,每一个外甥都要去背自己的舅舅,那时候的我还年轻,玩心重,不太愿意去的;记得

有一次,我和伙伴在外面玩得正开心,通知我去格则家背我老舅,换作是谁都是不愿意的;但是没有法子呀,不去村里人会教训我的。其实,他根本没醉,趴在我背上还跟我说是装醉的,就是要让你来背我;我心里当然不开心,能够好好背吗?哪里颠我就走哪里,也让他不好受;只是在村里时间久了,年纪大了,我就不再会这样,老舅年纪大了,能背一年算一年,以后想背都没有机会。(ZB村民访谈,GS20190504)

老年人身体和养老支持者身体的表演是在特殊的情境下展开的,它既包含有时间符号,又蕴含行动目标。演出的剧本提前写好,而舞台的布置也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为的就是呈现良好的结果。舅舅身体和外甥身体在舞台上极力配合,呈现出观众都想要看到的结果,此时的观众既是观看者,又是监督者,台上表演者的行为举止都会引起他们的身体反应;当外甥身体不情愿的入场后,“临时妥协”的功效发挥作用,避免外甥身体与舅舅身体产生正面冲突,从而导致表演的中断。于是两者在舞台上达成了“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真正的合作,随后外甥身体的主体性发挥功效,采用“哪里颠就走哪里”的方式呈现出来。

四、对身体做了什么: 家庭养老中身体的塑造

身体实践不断的作用于家庭养老,产生养老支持力,驱动了养老发生。那么身体实践如何发生?以下我们将着墨于身体的塑造过程,也就是“对身体做了什么”。笔者认为在摩梭人独特的家庭结构下,身处场域内的个体会被施加一种强制力,它采用身体训练的方式对个体行动进行规训。家庭场域内结构性力量的多元性决定了身体训练方式的多样性。因而,笔者从众多结构性力量中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要素(“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结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真实地反映摩梭人家庭结构特征,且与身体互动最为紧密,最能诠释身体的塑造过程。

(一)“家屋”身份认同下的身体塑造

家屋身份认同——个体身份认同的一种类型——是指个体成员在家屋情境下产生的对于家屋成员关系的身份认定、情感归属、^②自我认知以及家

① [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 丁百仁,成萍,王毅杰《结构赋予与个体分化:校企联合模式下职校生的身份认同》,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

屋未来发展规划^①。家屋情境和身份认同间具有紧密关涉性, 身份认同是在家屋情境中展开的, 是个体在家屋情境中获取的一种意义, 本身蕴藏着结构性特征, 而它的发展轨迹又会囿于家屋情境的变化。戈夫曼在污名的阐述中认为个人是从照镜子过程中获取了自我认同。^② 这面镜子就是家屋情境, 尊老爱老的养老观念深嵌其中, 不断修正着家屋成员“偏离”的自我认同。那么, 家屋身份认同又是如何影响个体成员身体?

“家屋”身份认同的强弱均会引起个体成员身体表现的变化, 当外部力量质疑或阻碍了家屋在社区中角色的顺利扮演, 身份认同强的家屋成员会对此反应强烈, 并在身体上表现为愤怒、不安、沮丧; 如若外部力量对于家屋角色给予的是认可和称赞, 那么, 家屋成员身体的反应表现为开心、满足等状态; 身份认同弱的家屋, 成员身体的反应是平淡的, 并不会因外界力量的信息, 而产生明显的波动。

希林认为人们将身体理解为成为过程的实体, 身体的规划也被认为是个体自我认同的构成。^③ 家屋成员的身体规划实为身份认同的体现, 以家屋认同为基础, 成员凭籍身体管理、规制, 将自我身体切分成多个部分, 重新认识并赋予监督、维护和重构, 顺利实现家屋共同目标。为满足家屋老年人养老需求, 家屋成员调整原有的身体规划, 重新制定自我身体发展策略, 并对身体进行严格管理。

2009年, 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昆明工作, 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 后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媳妇, 她是思茅人, 我俩本来是准备定居在昆明。2012年家里出了点事情, 我阿妈住院了, 但是当时家里一个子女都不在, 我两个妹妹也都在外地安家了。事后, 我们觉得家里面老人的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本来按照摩梭大家庭习惯来说, 至少我妹妹要有一个回来当家, 照顾老人。但是我是家中的老大, 最后就回来了。(当笔者问起回来的原因) 回

来其实也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们摩梭人的最终归属还是在大家庭嘛, 只是苦了我媳妇, 打乱了我和她原来的计划, 原来我们打算在昆明安家, 两年内就要娃儿, 现在我们两个分居两地也还没有娃儿, 原来学的专业也都废了。(ZB 村民访谈, ALNM 20190503)

ALNM 的个人经历是基于“家屋”身份认同下身体做出的选择。身体的离场, 并不意味着塑造过程的消失, 它会采用其他的手段来干预身体的成长以及选择; 当老年人身体的权益遭遇威胁时, “家屋”身份认同会被强化, 当然这种强化手段包含内隐于个体身体中的道德秩序和外显于个体身体的身体管理或规划, 凭籍内外共同作用, 重新形塑个体成员的观念和意识, 进而重构家庭成员关系, 实现老年人养老权益。

(二) 话语中的身体训练

话语是被真理、权利所建构,^④ 它将特定的意义组合起来, 生成社会关系;^⑤ 话语又是实践的内在部分, 且较好地呈现实践的展开原则。^⑥ 养老行动的展开离不开被建构的养老话语体系。

同时, 身体在话语中逐渐生成, 并且存在于我们的话语之中, 它是高度可塑造的现象, 可以贯注各式各样变动不居的权力, 而知识根植于身体, 受身体形塑, 与身体结合。^⑦ 据此,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框架: 话语——身体——知识。

在摩梭文化场域中, 话语是村落文化实现心智控制的媒介, 映射的是知识体系和思维习惯; 它推动村落文化中养老思想意识裹挟着技术手段施加于身处其中的每个成员的身体, 这个过程经过长期运作逐渐塑造出一整套行动准则, 这也塑造了摩梭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 与此同时, 这种社会关系加速了社区成员之间互动的频率和深度, 有助于地方养老知识的生成, 这种知识不仅是一种普遍性的知识, 更是有关价值评估、行为规范的规范性知识, 它能有效地甄别人们的各类行为, 修正价值观、提

① 王刘飞, 王毅杰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 893 份调查问卷数据》, 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② Goffman. E. Behaviou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35.

③ [英]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5 页。

④ [法] 福柯 《福柯说权利与话语》, 陈怡含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4 页。

⑤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1974: 72.

⑥ 沈洪成 《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木丰中学“控辍保学”的个案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15 页。

⑦ [英] 克里斯·希林 《身体与社会理论》,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76 页。

供意义判断,从而规训了养老支持者的身体,调整了行为模式,使得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摩梭老年人养老的根本利益,愈益成为当地社区主流知识。

事实上,摩梭话语被家庭权利的掌舵者——老年人所控制,并加以建构。原本一些简单的话语经过处理,会变成富含丰富蕴意的话语。这种被重塑的话语是摩梭村落文化与特殊家庭结构结合的产物,它被赋予道德准则,一旦越轨者跨越边界,意味着它突破了整个家庭乃至社区千百年来建构的道德伦理,必将遭受相应的惩罚;人们为了保障话语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采用符号化的方式来加以巩固,如在一些具有特殊意涵的日子(民族节日)里讲述的话语。

摩梭人的话语如何作用于身体?囿于篇幅,笔者将从众多话语中选择拼接叙事来阐释。

拼接叙事是指有意识的将几段看似毫不相关的话语材料进行组合,使其合并成一整段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话语,最终达成说话人的主观目标。而拼接内容的选择往往基于说话者的主观目标而展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蕴藏明确的策略性;在话语阐释时通常加入一些熟悉的情境知识,增加事件的真实度;凸显事件之间的关涉性以及结果的严重性,也是拼接话语的特点。

拼接话语的使用常见于摩梭人代际之间,家庭情境中父代为了彰显自身威权,维护养老权益,对于子代身体进行的话语控制,以下的例子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意涵。

我小舅跟我讲隔壁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儿子不孝顺,经常不给老人吃饭,稍不如意还会乱骂人,他们村里人看不惯也都跟他说过好多次,但是没有啥用。有一天他去田埂放牛,竟然被一个雷给劈死了,这就是报应,对自己的父母不好,老天是看在眼里呢。后来我才知道真实情况,确实隔壁村有人死了,只是他是病死的,根本就不是被雷劈。(LS村民访谈,CRDJ20190503)

其实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拼接话语的应用,事实上完全不相干的两件事:不孝顺和被雷劈,硬生生被拼接到一起。它的讲述者——老年人,是基于培育倾听者的养老意识的目的而展开的,在话语叙事中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老天爷、雷电)被有意识的引入来提高话语的合法性。往往这些话语是由具有较强目标驱动和理性决策的因果逻辑所组成。是故,拼接话语极具导向性。

— 124 —

(三) 时空结构中的身体塑造

特殊的节日是摩梭人时间符号的表征,一方面,凭籍这种方式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时间符号中蕴藏的老年人权益也被潜移默化的传递到个体成员身体上,形成身体的时间记忆,这也就是摩梭人对于这些重大社会活动记忆深刻的原因。在时间施加控制于身体的过程中,个体成员通常是毫不知情的,主动地接受它的控制,这似乎就是一种内隐式作用。养老资本也在长时间的积累中,驱动养老行动的发生。

在这些重大社会活动中,有一些是与老年人直接相关的,如娃里米节(农历五月初五)和仁旦节(农历十一月十二)。仁旦节这天要去野炊,去之前会准备一个竹盒,其中放有各类水果和牛羊肉、肉灌腿以及一个猪舌头。肉灌腿代表勤快,老人把你养大不容易,你得勤快把他们照顾好,他们养你小,你需要养他们老;猪舌头代表会说话,不会得罪长辈,长辈就算说错也是好意的,不会反驳长辈的意见,懂得尊重。在那天一早家中长辈(一般是舅舅,有些家庭也可以是阿妈)要和家中的小孩将这些规矩说一遍。(ZB村民访谈,GZDJ20190502)

摩梭人家庭空间结构的区隔是凭籍建筑单体结构的分割和具体物件的空间位置摆放来界定的,关于建筑单体结构研究,更多是通过摩梭家屋建筑不同的空间分割、规划以及建构,从而区分出摩梭家屋生与死、男与女、圣与俗的界限,这一套秩序将有利于摩梭社区的稳定和谐。整个摩梭传统建筑的核心位置是祖母屋,分为里外两层,无论哪层的中心均为老年人的寝室;而具体物件的空间位置摆放则更能凸显摩梭人空间格局中老年人家庭地位的意涵。

就餐时,座位的摆放是需要遵循年龄与辈分的。面向上火塘左侧(左柱)的是成年男性,首位为最年长男性;上火塘右侧(右柱)是成年女性的座位,首位为全家地位最高的老祖母之位。

我们每个摩梭人家都有火塘,火塘上供有锅庄石和冉巴拉。在他们之间有一个高灶台,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用自己的身躯联系着神灵和我们的祖先(对于笔者提出的质疑,进一步解释到),你看嘛,这个形象不就是一个老人吗?有头,有肩膀,就是他用自己的身体扛起了我们摩梭人家庭和神灵之间的重任。(ZB村民访谈,GZDJ20190507)

因此, 摩梭人空间的格局分布隐喻地表达了老人在家庭中至高的地位, 家庭成员浸润于此, 不自觉地在身体上形成了记忆, 这种记忆形式会伴随家庭成员一生的行动。

五、结论与讨论

现今学界, 养老研究更多偏重于从结构性或制度性的角度探讨如何解决老年人的保障问题, 这其实已经作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的理论预设。虽然积极老龄化政策试图在老年人主体性作用上呈现政策意图, 但是亦不应忽视主体性背后“身体”的作用。

本文基于身体, 深入探究身体与家庭养老之间的逻辑关系。文中提出的“身体与养老”和“对身体做了什么”正是对家庭养老过程中身体实践和身体塑造的解析。研究表明, 身体实践与家庭养老之间具有紧密关涉性, 身体实践基于身体媒介展开, 凭籍家屋仪式中的身体训练、身体习语的共享词汇以及身体表演三个过程, 持续提供了养老支持力; 而养老支持者身体又是被三股力量所塑造: 家屋身份认同、话语和时空结构。当然, 由于身体的塑造不是端赖于单一力量, 因而形塑出的身体不可

能是弗兰克提出的理想身体形态, 而是一种混合的身体形态。运用身体作为媒介来解释摩梭人家庭养老问题, 其实有助于转变养老问题上将老年人固定为弱势方的惯性思维, 提出一条新的思维路径: 在养老过程中, 老年人并非是完全被动一方, 他也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获得更多养老优势资源, 从而在养老中占据有利位置, 而这也将会有益于我们思考在家庭教育中如何更好地利用好身体; 建构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成员关系以及话语结构, 这将有益于内生养老资本, 培育和塑造服务于老年人的养老支持者身体。但需要指出的是摩梭老年人身体实践是基于特定的场域, 是否适用于其他场域, 还需后续持续研究证明。

限于篇幅所限, 本文无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全面研究。一方面, 未能详述受规训的身体以及身体如何运用自己的方式生成反作用力来对抗这一规训; 另一方面, 随着现代化的冲击, 传统的社区村落结构也在悄然变迁, 原有的摩梭大家庭结构在发生显著的变化, 摩梭人养老的未来前景也将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性, 文中也未能对这种变化过程展开讨论,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展开更为详细论述。

Body Shaping and Embodied Practice of Family Support Intensity for the Aged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MENG Hao & WANG Yi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family support is still the main mode of support for the aged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and the support intensity for the aged deter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in YN Township in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theory of body sociolog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mbodied practice and body-shaping process of family support intensity in the providing process for the aged. It is found that embodied practice is gradually presented by three processes: physical training, the shared vocabulary of body idioms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e body-shaping power is not single, but is composed of family "house" identity, discourse and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 This study will help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 mode and utility of the body in the providing process for the aged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and then consciously strengthen the body-shaping of the support intensity for the aged in daily life.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support intensity for the aged; body shaping; embodied practice

(责任编辑 俞茹)